

（P01）伊朗人民党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声明

（P07）菲律宾共产党评2022年大选

（P12）希共：论俄共工党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P27）瑞典女权主义者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P32）摩尔多瓦左翼抗议对近卫军丝带等苏联标志的禁令

2022年第15期

2022年5月26日

**订阅方式：**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irn3000@outlook.com



# 伊朗人民党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声明



来源：伊朗人民党网站

日期：2022年4月25日

链接：https://www.tudehpartyiran.org/en/2022/05/01/statement-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tudeh-party-of-iran-on-the-occasion-of-1-may-international-workers-day-forward-to-a-nationwide-and-interconnected-organisation-of-working-peoples-prote/

全国劳动人民组织起来，抗议独裁政权！

祖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中央委员会向为正义、繁荣、民族自由而战的你们致以问候。在现在这种艰难过活的条件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裁且反劳工的政权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你们继续为自身的劳工权益而斗争，为全民族的尊严而斗争，为全民族摆脱压迫而斗争。我们祝愿你们和全体伊朗人民，在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反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取得成功和胜利。

对世界上所有工人和劳动人民来说，过去一年都是艰难的多事之秋。在五一劳动节前夕，我们看到，血腥的毁灭性战争已在欧洲持续八周之久。美帝国主义的至上主义政策、北约的侵略性挑衅以及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攻击，共同促成了这场战争。过去一年也是人类同导致超过600万人死亡的新冠病毒继续斗争的一年，病毒导致的大部分死亡属于工人阶级和边缘群体。

新冠大流行给世界范围内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带来了社会苦难和沉重的经济压力。在过去一年里，数千万人民因为新冠大流行和世界经济危机而失去了工作，被推向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然而，世界巨型资本主义公司的财富却增加了数百亿美元。

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仅在2020年，就有超过1.2亿人民因为新冠大流行而坠入贫困线以下。绝对贫困，数百万人民面临的工作、住房、医疗和教育的缺乏，以及灾难性的环境破坏，都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恶果——而有些人继续试图将这种倒退和非人的统治视为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变革的唯一制度和现实道路。

在这种环境下纪念国际劳动节，我们需要强调，全世界工人和劳动人民必须继续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本主义。在起起伏伏中，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统治我们的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伊朗的工人和劳动人民！

伊朗正经历着变革的多事之秋。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方面是，工人和人民继续为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恐怖政策而进行广泛的抗议。工人英勇斗争反对现政权政策的重要领域是：

- 反对私有化和劳动力“调整”；

- 石油和石化、采矿、市政和制造业的工人为取消劳务中介费而广泛斗争；

- 铁路、运输工人为反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而斗争；

- 电力和电信工人为争取工作保障和消除歧视而斗争；

- 全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退休者为全民免费教育和争取实际工资不低于贫困线而斗争；

- 面对与日渐增长的经济压力，伊朗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者同拒不提供体面的养老金的现政权作斗争；

- 护士为工作安全保障、体面的工资和福利而斗争。

工人、劳动人民和数百万伊朗家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全国范围内失业率的灾难性飙升，贫困和剥削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扩散。伊朗劳动、合作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在去年11月对新闻机构表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我国大约有240万人失业，220万人处在脆弱和不稳定就业岗位上，还有200万人在绝境和绝望中寻找工作……根据2021年夏季公布的劳动力调查结果，15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25.7%，18至35岁人群的失业率为17.6%。”

劳动、合作和社会福利部分管社会福利的副部长也在2021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截至2020年，大约有26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今天，对于伊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并组织斗争反对伊朗神权政权的毁灭性政策更重要的事情了。如果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没有伊朗社会力量的协调和统一行动，那么这场斗争就将面临极大的挑战。近几十年来，神权政权的安全机构一直集中精力于破坏真正的工人组织，这种破坏的基础是对任何组织倾向和对工人活动家的任何声援加以破坏和残酷镇压。最近几个月以来，教师、教育工作者、退休者在全国100多个城市的斗争是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利用并推广到全国工人和劳动人民斗争的其他部分中去。

祖国的劳动人民！

在过去40年里，以“伊斯兰”的面目统治着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已经表明自己是满足人民需要和推动国家走向社会公正的根本障碍。统治着我们祖国的腐败透顶的、无情的体制——“绝对神权”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加以改良的。

从1921年伊朗第一次国际劳动节集会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有余，这场集会由共产主义者发起并由工会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随着伊朗人民党于1941年10月2日成立，工人阶级和劳苦人民的斗争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在伊朗人民党和工会委员会的倡议下，1979年5月1日举行了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全国共有70万工人参加。这一事件是伊朗工人和劳动者争取自身权利的组织力量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伊朗当时以及许多年后的政治氛围。

今天，伊朗人民党相信，在人民反对独裁和反人民的统治的总体斗争中，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强有力的组织力量，那么伊朗人民运动所要求的目标——由伊朗人民决定自身命运，就不容乐观。国际劳动节是我们重申誓言的日子，即我们将继续团结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当下统治伊朗的毁灭性政策；反对统治政权的掠夺和镇压，努力实现工人行动的统一，以及全国范围内从教师、教育工作者直到退休者和护士的广泛联合。

国际劳动节是加倍努力要求释放我国所有被监禁工人和劳动人民以及所有政治犯和思想犯的日子。

-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这是世界各地工人和劳动人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的日子！

- 工人运动的烈士和一切为祖国的自由而斗争的烈士的光辉事迹万古长存！

- 胜利归于伊朗工人和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宗教暴政的斗争！

伊朗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2022年4月25日

# 菲律宾共产党评2022年大选

来源：菲律宾共产党网站

作者：菲律宾共产党首席信息官马可•瓦尔布埃纳（Marco Valbuena）

日期：2022年5月10日

链接：<https://cpp.ph/statements/duterte-and-marcos-are-stealing-the-elections/>

杜特尔特和马科斯正在窃取这场选举

在菲律宾人民众目睽睽之下，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与选举委员会里那些暴君的走狗们勾结起来，窃取着2022年的大选。通过操纵自动选举，以及选举委员会投喂给媒体的“非官方快速统计”，这场盗窃行动就这样被炮制着，以延续杜特尔特那持续了6年的暴虐统治，并让窃贼马科斯家族重新掌权。

过去几个月以来，全国各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举行群众集会，并且从中间阶级和劳苦大众中涌现出了广泛的支持——这些都证明了罗布雷多-潘吉利南（Robredo-Pangilinan）[[1]](#footnote-1)[1]这一对反对派竞选组合才是大选的真正获胜者。

因此，为数众多的人民有理由对选举委员会那数千台出了故障的计票机器表示愤慨。杜特尔特指派的选举委员会对Smartmatic公司的计票机器进行了预编程，预先编入机器的程序对选票做了削减和虚报以有利于马科斯，一场更大的骗局就这样实现了。这场骗局还掺杂着大量的贿选，对选票的预着色以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武装威胁、骚扰和贴红标签[[2]](#footnote-2)[2]。

凭借对选举系统的绝对掌控，杜特尔特正在窃取2022年大选，就像他窃取2019年大选一样轻而易举。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2022年5月的选举是用“自动统计”系统为马科斯量身定做的，杜特尔特和他任命的选举委员会以及他们的Smartmatic公司的程序员控制着这个系统。

结果已经被预先编程好，要让马科斯看起来以“较大优势”取胜，并且要让他的“胜利”显得“毫无争议”。快速发布的“非官方”结果意在使人民望而生畏、不知所措，并且先发制人地阻止选举抗议和街头抗议行动。

杜特尔特和选举委员会正在大肆编造马科斯对反对派领导人莱妮·罗布雷多的“压倒性胜利”的假象，使得人民疑惑不已。对选举委员会从那“透明的”服务器上公布的结果进行调查的统计学家们，正在研究选票统计增长和选票分布的机器模型，他们认为这与数学规律不一致。

马科斯预先编程好的“胜利”极大地遮蔽了真相，那就是，菲律宾人民已经对专制暴政和独裁统治极度失望，并且已经受够了杜特尔特政权的高压政策和镇压，而这也正是为小马科斯所推崇和赞扬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失业人群、普通职员和小手工业者冲在反专制运动的第一线，他们都饱尝了这些苦果：腐败、军费和警费超支、非法处决、绑架、酷刑、非法逮捕、贴红标签或恐怖主义标签、叛国指控、沉重的公债、日益增长的繁重税收、低工资与失业、物价上升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危机。

由于自动选举系统已经取得了统计选票的权利，所以人民、反对派政党以及媒体没有任何办法来独立地核实或质疑选举结果。许多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对选举委员会的“快速统计”结果感到惊愕。他们倾向归罪于“平民百姓”，称后者“将票投给了一个窃贼”。他们长期怀有在杜特尔特暴政下进行一场“公平选举”的幻想。他们忽视了选举被窃取这一基本事实，以及归根结底来说，人民的投票是不重要的。他们必须鼓起勇气打碎他们身上的个人外壳，组织起来，和工人和农民更广泛的运动团结一致，并且帮助进行广泛的群众抵抗。

尽管广泛的民主群体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但是面对马科斯通过欺诈和谣言重获权力的前景，他们仍然需要团结起来表达人民对其的集体憎恶。他们必须谴责杜特尔特和选举委员会，并且致力于挫败其扶植马科斯重回权力宝座的企图。

多年以来，执政的反动体制使马科斯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得以复苏。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中，真实的历史被歪曲，虚假的信息被灌输给人民。这些信息不仅充斥着社交媒体，而且在教科书中得到了推广，马科斯独裁的所谓“黄金时代”的谎言被用来毒害学生的思想。尽管伊梅尔达和马科斯家族因大量的贪腐案以及对人权的侵犯而被定罪，但他们逃脱了惩罚。暴君杜特尔特自己就是马科斯谎言的主要贩卖者。

阻止马科斯家族重掌权力的战斗还未结束。要知道谁才真正取得了5月9日选举的胜利，就必须唤起人民，组织并且动员人民揭露和打击选举舞弊，防止作弊者掌权。

广泛的民主群体必须集结他们所有的力量和勇气，来团结和动员示威游行和集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阻止马科斯重回马拉卡南宫[[3]](#footnote-3)[3]。他们必须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战斗地贯彻他们的要求，让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为成年累月的掠夺和镇压付出代价。

马科斯-杜特尔特对选举的窃取，清晰地展现了这个腐烂的统治体制的进一步恶化。因此，人民正在被吸引着参加革命。从昨晚起，我们收到报告，许多年轻人正在询问如何加入革命地下组织和新人民军。更广泛的内战条件正在我国出现。党决定团结并领导菲律宾人民为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独裁而斗争，并且以最坚定的决心推进民族民主革命。

#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文章 论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对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



来源：希腊共产党网站

日期：2022年4月23日

链接：<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On-the-stance-of-the-RCWP-on-the-imperialist-war-in-Ukraine/>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PRF)）的立场[[4]](#footnote-4)[1]，这次我们想要回答一些关于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Russian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RCWP)）就乌克兰战争的立场的问题。我们也会谈到俄共工党对希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一些毫无根据的评论。有些反对希共原则立场、支持俄罗斯资产阶级地缘政治谋划的“好心人”，大费心思把这些评论翻译成希腊语传播到各种媒体中去。

关于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些情况

虽说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但我们希腊共产党人却更熟悉俄共工党，因为它和希共一同参与了许多多边活动，例如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欧洲共产党倡议、《国际共产主义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俄共工党于1991年11月30日成立时，希共是最初几个和它发展双边关系的党之一。

俄共工党曾推出不同的候选人参与过1995年和1999年大选，分别得到4.5%和2.2%的选票。而在2003年，俄共工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维克多·秋利金（V. Tyulkin）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了议员。在这之后，根据一份针对政党的反民主法律，政府可以任意毁灭“不受欢迎的”政治力量，于是俄共工党再也无法参与选举了。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政党的地位——不仅独立的俄共工党不能存在，而且它以“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ROT Front, Russian United Labour Front）的名义成立的“人造政党”的“联盟”也不能存在。这一事实表明，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乌克兰的反动政府一样，也在采取措施压制共产主义者。

当然，与俄共类似，俄共工党也没能影响到俄罗斯广泛的劳工力量，没能组织起强大的阶级导向的工会运动。

关于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与俄共相反，俄共工党在其立场声明中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认为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势力，而且是比其他帝国主义更弱的帝国主义势力，它在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是为了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俄共工党认为这一事态也包含一些积极因素，因此他们支持这一事态。俄共工党立场声明中的这种折中主义，最终导致它滑向了支持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2022年3月26日，俄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俄共工党的立场声明《论俄罗斯联邦政府和顿巴斯武装力量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该文件认可了该党政治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在该文件及其他文件中，俄共工党称：“资本主义把战争引向了苏联的土地……这是新剥削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冲突，这是帝国主义创造的冲突，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在外国资本利益参与下，帝国主义企图在前苏联领土上重新瓜分世界而创造的冲突。毫无疑问，俄罗斯资产阶级应当为现在发生的悲剧承担罪责……俄共工党强调，我们所研究的乌克兰冲突的真正源头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欧盟、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乌克兰是被卷入了这一矛盾之中。”

与看不到俄罗斯帝国主义性质的俄联邦共产党相反，俄共工党认为“俄罗斯联邦是一个新的、正在形成的、还比较弱小的、依赖于他国的、经济畸形的帝国主义国家，但也已经是彻底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胃口很大，想要成长为大掠夺者。”同时，俄共工党也指出：“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需要俄罗斯成为国力强大、经济发达的平等伙伴。”

另外，俄共工党把列宁关于他那个时代“一小撮国家”主宰世界的语句和当前的一种理论方法——认为“黄金十亿国家”[[5]](#footnote-5)[2]（也就是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榨着世界其他部分（包括俄罗斯）的观点——联系了起来。另外，“俄共工党及其盟友根据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根据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6]](#footnote-6)[3]，得出了关于外交政策中的法西斯主义现象的描述——打个通俗的比方，叫作‘输出法西斯主义’……今天，外交政策中的法西斯主义是美国及其盟友的一贯举措。”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部之间争论激烈的时期作出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定义没能突出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于是也没能在国际共运的实践战略中对这种关系加以考虑。

另外，俄共工党认为，乌克兰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在乌克兰，法西斯主义“只在活动地区、语言、历史承继、领导层组成方等面表现为‘乌克兰的’，而在其起源方面则是彻底‘美国的’。”

对于俄罗斯的行动，俄共工党认为，“普京和俄罗斯政府不是出于团结的爱国情感”去承认顿巴斯的两个“人民共和国”的，而是把这“作为乌克兰去军事化和所谓去纳粹化的借口、理由，这只是在回应美国、欧盟、北约对俄罗斯底线的集体蔑视。”俄共工党还批评了普京的反共主义。

同时，俄共工党虽然认为“毫无疑问，俄罗斯政权在这场战争中的真正目的是纯粹帝国主义的，它是在企图保卫、巩固帝国主义俄罗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但是又相信“只要俄罗斯武装干涉能帮助顿巴斯人民免于报复，我们就不会反对这一真实的援助。尤其是，如果根据形势有必要用武力对抗倾向法西斯主义的基辅政权，只要这有利于劳动人民，我们就认为这种行动是可接受的。”俄共工党还认为，在俄罗斯，“各阶级力量的互相合作使得我们还不能说工人阶级是完全成熟的政治客体……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俄罗斯联邦的共产主义者没有来自工人的群众支持，并且在劳工运动蓬勃发展之前，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支持。”据此，俄共工党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而没有签署希腊共产党、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发起的，世界4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30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签署的联合声明；与此相反，俄共工党的青年组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RKSM(b)）签署了这一声明，该组织和希腊共青团（KNE）保持着双边关系。

看待当代世界与俄罗斯的错误方法

俄共工党的上述立场，虽然与俄共不同，似乎是在用阶级视角看待事态发展，但是它还是滑向了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甚至是在“借用”被它自己称作“机会主义”的那些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力量。这些错误导致俄共工党为俄罗斯这场不可接受的军事入侵开脱。这场军事入侵，就像俄共工党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出于帝国主义原因的，而拯救顿巴斯人民只不过是名号而已。

俄共工党把俄罗斯形容为“薄弱”和“依附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且其他“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把俄罗斯当作“平等的伙伴”。这些话仿佛是在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不平等和相互依附，而只有资本主义俄罗斯一个国家被排除出“平等伙伴”的行列。但是要知道，你们所谈论的俄罗斯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力量，是现今能够用核灾难威胁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力量美国的唯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有非常强大的垄断组织，亿万富翁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五，名义GDP位居世界第十一，实际GDP位居世界第六，工业生产也位居世界第六。一共有几十个国家从俄罗斯借债，高达273亿美元。俄罗斯也是给所谓发展中国家贷款第五多的国家，而在这方面位居第一的则是中国。俄罗斯还能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来推进其外交政策。

因此，俄共工党忽视了如下事实：现今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且依据其（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对比，有着不平等的相互关系。俄罗斯依仗其各方面（经济、政治、军事）的实力，在帝国主义“金字塔”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之一。俄共工党强调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原料开采，却没看到俄罗斯在其他一些高科技领域领先世界（核电站建设、太空任务、现代军火交易、疫苗，等等）。根据这种对当今世界的扭曲理解，它把列宁在世界的四分之三还是殖民地的那个时代所说的“一小撮国家”硬搬到今天，于是最终接纳了那个非阶级的所谓“黄金十亿国家”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和俄罗斯，不属于“黄金十亿国家”。这种观点并不存在于俄共工党的纲领，而是从俄共的现行纲领那里“借”来的。

有害的概念：“输出法西斯主义”

俄共工党在分析中反复提到“输出法西斯主义”这一有害的概念。俄共把美国和欧盟描述为“自由派法西斯主义”，俄共工党也一样用“法西斯主义”来描述某些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欧盟）。首先，俄共工党把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依据是否支持法西斯、是否支持战争来分类，这是在模糊法西斯潮流的出现过程和强化过程，每个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中都存在着这种潮流。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把帝国主义分成“坏”帝国主义（“法西斯”、“新法西斯”）和“好”帝国主义的观点；我们当然也不能同意以非阶级的视角呼吁成立“反法西斯阵线”。这样的“阵线”缺乏社会-阶级标准，只是在和所谓“反法西斯国家”结盟。

这种观念是在让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解除武装、放弃自己的历史任务、转而建立一条据说可以把“法西斯势力”从帝国主义中间清洗出去的“阵线”。虽然俄共工党始终谈论着必须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同时又呼吁共产主义运动和敌人站在一起、和资产阶级势力站在一起，而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各种手段来反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俄共工党以对抗法西斯的名义，为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团体合作铺好了路，为在帝国主义之间选边站铺好了路。这样一来，对于发生在乌克兰的帝国主义军事冲突，共产主义运动就被引向支持某一方帝国主义势力，理由是另一方是“法西斯”。

“输出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它首先是在2006年乌克兰“橙色革命”[[7]](#footnote-7)[4]中由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提出的。很快这种概念就由和俄共工党合作的所谓俄罗斯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Russia）领袖米哈伊尔·波波夫（Mikhail Popov）大加传播。俄共工党也在俄罗斯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时接纳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引起了俄共工党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评论》内部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如果有读者翻看《国际共产主义评论》的相关期次上的公开辩论文章，就能看见希腊共产党现已被完全证实的观点——我们2014年时就已预测说这个概念会导致错误地和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结盟。

“输出法西斯主义”概念的关键论据在于美国在外交政策中不断违反国际法。在这里，俄共工党并没有考虑到，国际法包含的那些协议是各方力量对比的产物，因此在反革命夺得政权之后的这些年来，国际法已经变得越来越反动。

对希腊共产党的批评

对于希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发生在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俄共工党提出了批评。其中一条指责就是：“希共把保卫顿巴斯人民仅仅看作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借口，这是错误的。确实，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目标——把‘后苏联地区’纳入俄罗斯资本的统治——的话，上面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然而，从基辅法西斯政府治下的受害者——各族人民（也包括乌克兰人民）的视角出发，这根本不是一个借口，这场行动是确实必需的。因此，从这场行动的反法西斯部分来考虑，我们支持顿巴斯民兵和俄军的战争。”另外，俄共工党还指责希共没有和顿巴斯人民站在一起。

而上述这些语句的背景是：

- 希共是北约、欧盟国家内的共产党。有3名希共干部（一名议员兼希腊议会副议长、一名欧洲议会前议员，以及另一名干部）被基辅反动政权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曾在2014年参与了我党赴顿巴斯地区的代表团，他们表达了希共声援乌克兰人民的态度。显然，希共并不像别人那样根据族裔、母语来划分乌克兰人民，那样会加强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分裂。

- 自2014年起，希共不断地、全方位地谴责在乌克兰发生的反民主且违宪的政变。那次政变是美国、北约、欧盟支持的，通过动用法西斯势力以及欧洲议会得以实现。希共谴责反共主义，谴责乌克兰的禁令，谴责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针对俄语人群的歧视；希共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一边。

- 我们和俄共工党一样清楚地明白：顿巴斯的两个人民共和国和二战后欧洲的各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顿巴斯的两个“人民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权，它们能够存活下来只是依仗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多方面支持。众所周知，2014年后的几年内，那些支持共产主义的民兵部队指挥员都十分可疑地被清洗了；这些政权现在都由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反动的武装团体，甚至是俄罗斯的法西斯政治势力，也都在民兵队伍中活动。

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没有像俄共工党相信的那样拯救顿巴斯人民免于战火，反而是把他们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因为只有顿巴斯地区宣布了全民总动员。另外，这场入侵造成了用当地人民点燃战火、殃及欧洲多国人民的危险。总而言之，俄罗斯兼并这些地区不可能拯救人民免于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僵局，而是会加强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仇恨，妨碍他们联合起来斗争反对唯一的共同敌人——资本主义。这在兼并克里米亚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证实。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反应

俄共支持俄罗斯入侵，并未在本党内部引起剧烈反应。但是自从俄共工党采取给俄罗斯资产阶级辩护、给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路线之后，俄共工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裂痕。显然，这条路线和俄共工党到目前为止的历史道路是不相符的。因此，在俄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结果是，两名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亚历山大·巴托夫（Alexander Batov）、克鲁彭科（S. Krupenko）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退出了俄共工党。

我们可以从2022年3月20日在俄共工党总部举行的所谓“支持乌克兰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会议”中明显地看出，事态的最新发展可能会对俄共工党产生巨大的意识形态-政治打击。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正在走上危险的政治道路

除俄共工党外，民族主义组织“另一个俄罗斯”（the other Russia）也出席了该会议。参会者还包括前军官、自称“俄罗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弗拉基米尔·科瓦乔科夫（Vladimir Kvachkov），他曾因密谋暗杀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8]](#footnote-8)[5]而被逮捕。“另一个俄罗斯”组织透露，这场会议的题目是“为了胜利”（即涂于对乌作战的俄军车辆上的“Z”标志[[9]](#footnote-9)[6]）。

“另一个俄罗斯”党是民族主义势力，以前它被称作“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注意：这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一回事）。该党于2010年由前苏联“异见人士”爱德华·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建立（他死于2016年）。该党使用法西斯标志，并用黑色镰刀锤子代替万字符。其创始人去世后，标志又换成了在红旗上的一个白圈内画一颗黑色手雷，红旗上还写着标语“俄罗斯就是一切，其他人什么都不是！”。这个组织看起来仿佛是“支持苏联”的，但是却不把苏联当作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当作领土辽阔的强大国家。该党可以说是极右的，因其挑衅行动而出名。它声称自己有2000名武装人员正在顿巴斯战斗。“为了胜利”会议的相关视频显示，俄共工党领导层以秋利金同志为发言人，呼吁极右翼“另一个俄罗斯党”一起组建选举联盟。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似乎能够洗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那些极右翼、法西斯主义或倾向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并把它们包装成爱国主义的组织。

无需多说，这些事态变化和俄共工党的历史路线是不相符的，也和俄共工党在它参加的各种多方合作的框架（欧洲共产党倡议、《国际共产主义评论》等）中所承担的任务是不相符的。

俄共工党这个与我党有多年双边关系的党，没能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从理论上详尽分析世界态势发展和俄罗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地位，因而滑向了和俄罗斯资产阶级甚至是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结盟的立场，这是更加令希共感到遗憾的。

看来，一个共产党即遍引用着“必须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复读着“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重要理论术语，也不足以保护这个党免于掉入陷阱，免于从别处“借来”不科学的方法——那些方法可能让共产党变成该国资产阶级决策的“尾巴”。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激进者》，2022年4月29日

# 瑞典女权主义者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来源：欧洲左翼党“变革欧洲”网站

日期：2022年4月13日

作者：保琳娜•德洛斯•雷耶斯（Paulina de los Reyes）、黛安娜•穆利纳里（Diana Mulinari）、艾玛•罗森格伦（Emma Rosengren）

链接：<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blog/article/feminist-resistance-against-war-in-sweden/?tx_news_pi1%5Bfocus%5D=&cHash=52da9e758ac6237b77e68f3def3ee776>

由32名瑞典女权主义者于2022年国际妇女节签署的女权主义和平呼吁的最新版本

国际女权主义者需要抵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致力于保护生命，致力于让所有人都有权利过上没有暴力的生活。我们拒绝牺牲我们的身体，牺牲我们的梦想，牺牲我们的未来去保卫抽象的国家权力。当乌克兰的战争愈演愈烈，当军事策略似乎成为我们的政府应对人民的恐惧、压力和破坏的主要手段时，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有责任寻找军事逻辑之外的和平解决方案。

在瑞典，我们正在目睹军事化话题如何日益主导公众对话。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从前几代妇女身上学到的东西：军事暴力从来不是为了数百万遭受战争恶果的人的解决办法。军事动员也无法帮助解决国内冲突和不平等。当国家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开发使人们暴露于战争恐怖的能源技术和军事设备的场所时，我们必须指出来。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为更大范围的叙事和行动方式创造空间，对军事化的世界观和民族国家的观念发起挑战。我们作为反军国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不能去重复强大精英的声音，而是要加入到一场日益壮大的抵抗战争的跨国运动中去。我们主张为了和平去改变政策，我们与那些正在抵抗的人站在一起，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

作为瑞典的女权主义者，我们对瑞典最近国家安全政策的转变提出质疑，这种转变是朝着加强军事化的方向发展的。过去，瑞典的不结盟立场曾帮助瑞典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立作用，帮助促进国际核裁军。现在，一些人要求瑞典加入北约，这是一个将核武器作为其安全战略核心的军事组织。总的来说，瑞典官方对乌克兰目前局势的反应是高度军事化的。例如，议会中的所有政党现在都支持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当军事化已经成为公开辩论中压倒性的解决办法时，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质疑军事化的基本逻辑，并谴责军事化的后果。

此外，瑞典对乌克兰的武器出口已经得到议会各党的支持，包括那些平常反对武器出口的政党。武器出口总是涉及军事化升级的风险。瑞典和平与仲裁协会（Swedish Peace and Arbitration Society）等组织一再警告我们，向冲突地区出口武器会产生许多麻烦，因为武器接收方的局势，使得我们难以评估这些武器最终将流向何处。总是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武器可能落入敌手，落入那些趁着战争阴霾扩展其地位的犯罪集团之手。相关记录显示，自2002年以来由瑞典生产并出口到乌克兰的一些武器，现已落入俄罗斯部队和右翼极端分子亚速营（Azov Battalion）手中。当战争最终结束时，社会中存在的大量武器会继续给平民带来危险。众所周知，战争冲突中和冲突后的局势总是充斥着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更高程度的家庭暴力。一个社会的武器越多，和平条约正式签署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几十年来，我们认识到，永远无法通过军事战略和军事化的世界观来建立可持续的和平。即使在军事行动力求带来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在历史上也总是给平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战争和军事化暴力的背景下，总是充斥着更高程度的性别暴力，如家庭暴力、强奸和拐卖。尽管男子也有可能成为这种暴力的受害者，但女性的安全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军事保护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军事暴力具有明显的性别维度。此外，军费开支从预算中抽走了本该用于其他用途的资源。

当瑞典的政治家们主张加入北约并增加国家的国防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促进对人类安全的投资。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深切关注战争难民的命运以及他们不同程度的流离失所的情况。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拉拢和排斥在战争时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性别、阶级和民族等等级制度在战争背景下是如何运作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向那些来自各地的需要援助的人开放边界，只是我们在当前局势下如何作贡献的几个例子。我们还有必要为这场战争找到外交解决办法，为战后做好准备。我们已经知道，战后的危机可能包括环境污染、粮食危机、气候危机、疾病、贫穷和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的“女权主义团结”还意味着我们有责任与那些抵抗战争的人站在一起，谈论对于暴力的替代方案和军事升级的危险。与媒体广泛赞扬携带武器的男子是英雄和保护者相反，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应该赞扬那些无论在何种困难的情况下都进行和平抵抗的人。俄罗斯女权主义者最近呼吁全世界女权主义者们一起反战，她们敦促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加入她们的抗议，并分享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信息。她们认识到俄罗斯的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设法绕过压迫性的俄罗斯政权，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还没有被视为威胁，她们称自己“反对战争、反对父权制、反对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我们需要支持这样的运动。近年来瑞典对俄罗斯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的援助已经减少了一半。如果我们想要投资和平，增加对挑战压迫性政权的人权和民主活动家的援助，是在预算上有必要优先考虑的事项。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有责任采取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行动。我们这些没有处于冲突中心的人必须尽我们所能去帮助那些遭受战争恶果的人，并提倡用和平的手段取代军事手段。我们毫无保留地声援那些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遭受军事暴力和战争恶果的人。

# 摩尔多瓦左翼抗议对“近卫军丝带”等苏联标志的禁令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2年4月18日

题图：摩尔多瓦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伯尔兹市抗议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2/04/18/moldovan-left-protests-law-banning-st-george-ribbons-and-other-soviet-symbols/>

在原属苏联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群体强烈抗议自由派政府禁止在该国使用“近卫军丝带”（St. George’s Ribbon）[[10]](#footnote-10)[1]和其他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或俄罗斯标志的决定。2022年4月14日，亲欧的“行动与团结”党（Party of Action and Solidarity）[[11]](#footnote-11)[2]主导下的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投票支持禁止公开展示“近卫军丝带”，尽管这遭到了反对党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Party of Socialist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PSRM)）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Party of Communist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PCRM)）的强烈反对。4月15日，在摩尔多瓦第二大城市伯尔兹（Balti） [[12]](#footnote-12)[3]，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积极分子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决定。抗议者声称，现任政府这一决定为的是在俄乌战争僵持的背景下安抚欧盟，是其最可耻的举动之一，因为这是对历史传统的背叛。

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等后苏联国家一样，摩尔多瓦在历史上也成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关键场所。在乌克兰正在进行战争的背景下，由总统马娅·桑杜（Maia Sandu）领导“行动与团结”党引入了全面的审查制度，禁止放映关于伟大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的俄罗斯和苏联电影。4月14日，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佩戴和收藏“近卫军丝带”，禁止使用俄罗斯军队在进攻乌克兰时使用的“V”和“Z”符号。

“近卫军丝带”在俄罗斯和东欧很受欢迎，是与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日”相关的主要象征物，被用于纪念二战东线战场的老战士。在4月14日议会的议事过程中，“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选举阵营”（Electoral Bloc of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s (BECS)）[[13]](#footnote-13)[4]的议员们在议会上公开抗议，并在议会的主席台上展示了印有“近卫军丝带”的海报。

4月15日，“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选举阵营”在官方新闻声明中强烈谴责该法律的通过，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是在该国引入政治审查制度。

“任何禁令都无法抹去摩尔多瓦人民的历史记忆，以及摩尔多瓦人民对各国人民之间维持和平和友谊的愿望，无法阻止摩尔多瓦人民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权，捍卫《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与表达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选举阵营’还宣布，将像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一样，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尊重和保护我们各民族人民战胜世界邪恶轴心的伟大胜利的象征物。”该新闻声明补充道。

1. [1] 指莱妮•罗布雷多和她的竞选伙伴法兰西斯•潘吉利南。——译注 [↑](#footnote-ref-1)
2. [2] 菲律宾当局给某些个人或团体扣上“红帽子”，以标识他们为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分子。——译注 [↑](#footnote-ref-2)
3. [3] 菲律宾总统府。——译注 [↑](#footnote-ref-3)
4. [1] 译文见本刊2022年第14期（2022年5月18日），《论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立场》。——译注 [↑](#footnote-ref-4)
5. [2] 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共计约10亿。 [↑](#footnote-ref-5)
6. [3] 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提出：法西斯专政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footnote-ref-6)
7. [4] 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选举中，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以选举存在舞弊为由拒绝接受第一次选举结果，并号召支持者围堵政府。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结果尤先科成功当选。由于尤先科的支持者以橙色为标志，所以这一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 [↑](#footnote-ref-7)
8. [5] 丘拜斯是俄罗斯前副总理，曾大力推动私有化进程。 [↑](#footnote-ref-8)
9. [6] 一般认为，Z指的是俄语Za pobedy即“为了胜利”。 [↑](#footnote-ref-9)
10. [1] 原名圣乔治丝带，苏联时期称为近卫军丝带，用来表彰和纪念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译注 [↑](#footnote-ref-10)
11. [2] 摩尔多瓦执政党，持自由主义和亲欧主义立场。——译注 [↑](#footnote-ref-11)
12. [3] 位于首都基希讷乌以北127公里，在经济重要性及面积方面仅次于基市，被誉为摩尔多瓦北部“首都”，是北部最主要的城市，也是北部的工业、文化中心及交通枢纽。——译注 [↑](#footnote-ref-12)
13. [4] 成立于2021年5月的选举联盟，由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组成。——译注 [↑](#footnote-ref-13)